



*The Reception of Confucianism
by Transcendentalism*



超验主义对 儒家思想的接受研究

谢志超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超验主义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研究

谢志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9804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验主义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研究/谢志超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0738-3

I. ①超… II. ①谢… III. ①爱默生, R. W. (1803~1882)—儒家—哲学思想—研究②梭罗, H. D. (1817~1862)—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712.41②I712.064③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8278 号

书 名: 超验主义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研究

著作责任者: 谢志超 著

责任编辑: 郝妮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738-3/I·24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186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本书获得以下项目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10YJCZH185)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2ZS057)

东华大学中央高校基金“高端人才培育计划”

特此致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宗旨	(2)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评述	(5)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11)
第一章 超验主义的发展及其与《四书》的碰撞	(16)
第一节 从加尔文主义到超验主义的自由之路	(16)
第二节 和超验主义相关的《四书》主题研究	(27)
第三节 超验主义与《四书》的不期而遇	(37)
第二章 对儒家思想个体价值观的接受	(46)
第一节 人是万物之本	(46)
第二节 自我修养论	(58)
第三节 美国学者论	(70)
第三章 对儒家思想家社会观的接受	(83)
第一节 个体价值的新体现	(84)
第二节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对话	(94)
第三节 政治观念的新诠释	(105)
第四章 对儒家思想自然观的接受	(117)
第一节 自然寓于个体	(118)
第二节 自然清涤个体	(126)
第三节 自然服务个体	(133)
第五章 对《四书》的多元接受模式	(145)
第一节 吸收继承	(145)
第二节 借鉴佐证	(155)

第三节 误读改造	(161)
结论	(167)
参考文献	(171)
后记	(178)
附录一	(180)
附录二	(188)
附录三	(190)

绪 论

19 世纪 30 年代,超验主义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蓬勃发展。作为一场极富宗教色彩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超验主义涵盖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文学文化和思想领域,其所处的阶段被称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文艺复兴”。从超验主义产生至今,对超验主义的研究方兴未艾。这些研究主要包括超验主义文学作品的诠释研究、超验主义的宗教文化思想研究以及跨学科跨文化的超验主义比较研究等。它们不断地从全新的视角解读超验主义,为超验主义思想注入了新的思想,更赋予了超验主义时代的活力。《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经典论著。两千多年来,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各个思想和文化领域,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超验主义和儒家思想,一个起源于西方文化,一个起源于东方文化,属于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运动者接触、认识了《四书》,并接受了儒家思想,有选择地将儒家思想的一些重要观念有机地融入到了超验主义思想,发展了美国文学和文化。

当下,世界文化多元化和文化交流日趋加强。在比较文学视域下研究爱默生和梭罗对《四书》的接受,从新的视角解读超验主义的多元文化因子,论证中国儒家文化的魅力,为中西比较文学领域的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科学可行的研究个案,有助于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在比较文学视域下研究超验主义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本书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在第一个层面上,考证爱默生和梭罗阅读《四书》,为我所用地接受儒家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这个基础上探微索幽,以史为证,探讨二人对《四书》的具体的接受方式以及具体的接受内容,纠正以往超验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严谨与不科学的价值判断,廓清爱默生和梭罗真实而客观地认识儒家思想的进程。第二个层面,通过分析和研究爱默生和梭罗对《四书》的接受这个具体个案,概括自 19 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的交往状况,梳理儒家思想对整个美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贡献,为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垮掉一代”文学接受中国禅宗文化提供科学的研究模式。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宗旨

本书选题的最终确定,是基于作者长时间从事美国文学、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对当前中西文化交流和超验主义的研究现状反思的结果。

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超验主义运动在美国经历的时间不长,但超验主义运动者所倡导的宗教观、哲学观、文学艺术观等思想深入美国普通民众,渗入美国文化,成为美国文学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所振兴的浪漫主义文学被称为美国文学的“文艺复兴”。后来的很多美国文学家和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超验主义思想。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超验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大胆揭露加尔文主义的欺骗性、唯一神教僵硬且不合时宜的教条主义等,号召美国民众要有自己的主见和信仰,主张从传统的加尔文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独立、自由的个体。超验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亨利·戴维·梭罗,一生多居住在新英格兰的康科德地区。他深居简出,与世无争。他追随爱默生,在瓦尔登湖畔体验着人与自然的最简单最质朴的对话和交流关系,是超验主义思想的杰出实践者。美国的超验主义运动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思想和理论体系。爱默生和梭罗也很少专门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理论思想。他们热衷作品创作,以书写演讲词、散文、游记和日记等见长,他们点点滴滴的超验主义思想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爱默生和梭罗热爱东方文化,阅读了包括波斯诗歌、印度的《吠陀经》、《奥义书》、《曼奴经》、中国儒家思想经典论著《四书》在内的东方文化典籍,触动很大。研究爱默生和梭罗接触、认识《四书》,以及二者多方位、多模式地接受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和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有机结合,最终融入美国文学和文化,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多年前,爱默生和梭罗以及他们的论著《论自然》、《论自助》、《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瓦尔登湖》等逐步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①梭罗清新的文笔、恬淡的生活方式、遗世独立的气质,总能让浮躁的心灵立即沉静下来。爱默生富有激情的演说、睿智而独特的思维,读来总令人那么肃然起敬。

^①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15页。

我后来在沪上从事比较文学学习。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9世纪初兴起于欧洲。二战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整个学科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被称为20世纪的“显学”。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局限在欧美文化圈,“欧洲中心论”占据着主导地位。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①罗素早已预见有朝一日,中西文化一定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高瞻远瞩,看到了东方文学的价值,认为开展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能更全面、更理性地研究、解决文学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伴随西方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之而来的文化危机也“迫使西方学者以东方作为‘他者’,在比照中更深刻地认识和反省自己,并向东方寻求新的生机;东方则需要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得到新的发展,参与解决人类文化遭遇的各种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身的现代化”^②。美国学者纪廉认为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这一学科历史发展过程的真正高潮。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者对东方学者,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日本学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③东西方文学研究的互动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和进步,许多学者积极投入到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为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辅相成。以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为特征的比较文学研究以其丰富的文学文本为比较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通过梳理和分析超验主义研究的课题史,不难发现有关爱默生和梭罗的研究基本立足本土文化,以文本赏析和主题解读为主,这与上世纪中叶以来以结构主义、新批评为主流的文学批评潮流紧密相关。随着异质文学比较研究的发展,超验主义研究呈现了新的局面。上世纪70年代,有学者探讨了爱默生和梭罗文本中的印度哲学、波斯诗歌、中国儒家思想等,做出了一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钱满素先生的《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是首部大陆学者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所做的爱默生

① 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一个自由人的崇拜》,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第8页。

② 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9页。

③ 参看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40—41页。

研究专著,是对爱默生研究的一个补充。2003年,“纪念爱默生诞辰二百周年文学研讨会”在中国圆满举行。一个西方文学家在两百年后仍然能够得到东西方学者的重视和认可,足以说明以爱默生等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运动在东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生命力和研究空间。在比较文学视域下从一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爱好者的视角出发,以爱默生和梭罗对《四书》的认识为切入点,论证二人对《四书》多方位多模式的接受,探讨中国儒家思想的魅力和文化价值以及中西文化的对话现状,为中西文学文化研究展现一个科学的研究个案。

在以往学者研究超验主义的成果上研究超验主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碰撞与对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超验主义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主要集中在对《四书》的接受上。爱默生和梭罗在何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接触、认识《四书》,如何在作品中借鉴、引用《四书》的语录,如何有选择地将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有机地融入超验主义思想中来,给超验主义和《四书》的比较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在本土萌芽发展。到了20世纪,西方文化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发展,现代文明导致的精神问题和信仰危机日益明显。20世纪后半叶,人类文化进入新的转型时期,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人类对自身、对社会、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开始面临着很多共同的话题:人自身的复调性,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性等问题促使人类要在全球范围内,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不少西方学者将目光转向东方,汲取东方文化的精髓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精神问题和信仰危机加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质疑“现代性”和人的关系过程中,认识到自身的文化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他们认识和发展的需要,这迫使西方学者不得不寻求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异质文化的互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重视传统继承的文化,也充满了对革新的要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①是对这一创新要求的最确切的表达。

超验主义作为一场发生在西方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保持西方思想文化精髓的同时,借鉴了东方文化,弥补了自身不足,这是超验主义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今超验主义研究从单纯的文本分析发展到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比较研究,西方学者从文化的视角解读超验主义中的

^① 《大学章句》。

东方文化因素,赋予了超验主义更多的含义。尤其是随着人类回归自然意识的加深,爱默生和梭罗自然主义思想研究将为全球的环境运动提供有力的模本,为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发展提供可能的对话方式。构建人类共同的文化基础,改变东方文化中心论或西方文化中心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客观地认识自我与他者文化的价值和地位,最大限度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本书所期待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评述

作为一场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不仅影响了新英格兰地区,还波及到美国其他地区,对整个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最初的反驳传统宗教到最终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超验主义对美国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举足轻重。

美国的超验主义起源复杂,“超验”(transcendence)一词最早为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提出。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凡一切知识不与对象有关,而唯与吾人认知对象之方法相关,且此种认知方法又限于其先天的可能者,我名此种知识为先验的。此一类概念之体系,可以名为先验哲学。”^①康德的思想通过德国和英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传播到美国,在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新英格兰地区形成超验主义思潮。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埃默斯·布朗森·阿尔考特(Amos Bronson Alcott)、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等。爱默生接受了康德的超验主义哲学,坚信“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绝对必要的形式并不来自经验,相反,人们则是通过它们获得了经验,它们是心灵本身的直觉,康德称之为‘超验的形式’”。^②这种知识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亦不能完全独立于经验或者绝对地远离经验。换言之,它们只是相对地独立于经验。1842年,爱默生在波士顿发表了题为《超验主义者》的演讲,他说:“如今我们普遍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44页。

^②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超验主义者”,《美国的文明》,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42页。

称为‘超验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唯心主义,自它在 1842 年诞生就是一种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者强调的是思想、意志的力量,强调的是灵感、奇迹以及个人文化。”^①在其传播过程中,美国的超验主义又糅合了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英国的浪漫主义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思想、甚至印度哲学、中国儒家思想等。超验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潮,还涉及宗教、文学、社会学等,最终发展成一场深刻的集宗教、哲学和文学文化为一体的思想解放运动。

爱默生一直坚信宇宙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精神实体,超越于经验和科学之外,可以通过直觉把握,人能凭直觉认识真理,人在一定范围内就是上帝。他们鼓励人们摒弃加尔文主义派“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反对新英格兰唯一神教冷酷的理性。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运动者们反对权威,崇尚直觉,提倡人文精神,主张个性解放,强调个人价值,打破了长久以来欧洲神学和教条的束缚,对美国思想文化的独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超验主义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努力寻求一种新的信仰方式和生活理想,并成为美国文学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书以爱默生和梭罗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为切入点,系统研究超验主义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状况。实际上,超验主义的很多代表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接触了儒家思想,但是没有一位能像爱默生和梭罗那样深刻地认识和接受儒家思想。爱默生毕生致力于超验主义的思考,游历演说,处处宣讲超验主义和他对儒家思想的个人感悟。梭罗身体力行,居住在林中生活,直接感受着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内心的对话。爱默生的一生著述丰富,以散文、诗歌、演讲词见长;梭罗一生完成了脍炙人口的《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瓦尔登湖》等著作,并留下了 200 多万字的日记。两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借鉴了东西方优秀的思想和文化,中国儒家思想经典《四书》的语录多次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爱默生和梭罗还利用编辑超验主义的喉舌杂志《日晷》(*The Dial*)之便,宣扬儒家思想,鼓励广大民众要学习优秀的东方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在《日晷》的编辑过程中,爱默生和梭罗共同编辑了《道德经典》系列,节选世界主要的宗教经典做简单介绍,这其中包括孔子语录的摘录和《四书》选段的摘录。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后由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编定做注。《大学》记录了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言论

^①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超验主义者”,《美国的文明》,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 135 页。

和思想,是一篇关于如何治理国家天下的政治论文;《中庸》是一篇关于如何处世的哲学论文;《论语》是一部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宝贵资料;《孟子》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四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超验主义于19世纪初在美国萌芽发展,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超验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并接受了《四书》,《四书》的一些思想和精髓融入了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和作品,超验主义作为一场发生在西方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也因此成为建构东西文化对话桥梁的一个范例。

超验主义研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硕果累累。超验主义运动在美国本土发展,形式多样,超验主义研究角度各异,相关的专论、专著达五百部之多。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人物传记研究,超验主义综合评介,跨学科、跨文化的超验主义研究。

一、人物传记研究。这类研究以研究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爱默生和梭罗为主。有关爱默生研究,超验主义研究专家小罗伯特·D. 理查森写下了《爱默生:充满激情的思想家》,鲍斯科和梅尔森(Ronald A. Bosco & Joel Myerson)合编了《爱默生在他的时代》(*Emerson in His Own Time: a Biographical Chronicle of His Life, Drawn from Recollections, Interviews, and Memoirs by Family, Friends, and Associates*),莫特和博克霍德(Wesley T. Mott & Robert E. Burkholder)编著了《爱默生式的王国》(*Emersonian Circles: Essays in Honor of Joel Myerson*),凯梅伦(Walter Kenneth Cameron)著有《爱默生这个散文家》(*Emerson the Essayist: an Outline of His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1836,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also Bibliographical Appendices of General and Special Interest to Studen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Emphasizing Thoreau, Emerson, the Boston Library Society and Selected Documents of New England Transcendentalism*),以及格雷(Henry David Gray)写了《爱默生和新英格兰超验主义》(*Emerson: a Statement of New England Transcendentalism as Expressed in the Philosophy of Its Chief Exponent*)等。上述专著专论多以爱默生的思想历程的变化为主线,从不同角度详细阐述了爱默生宗教观、哲学观、自然观、文学观的形成、发展,评述了爱默生对超验主义以及美国文学文化发展的贡献。近些年,爱默生研究专家罗宾逊(David Robinson)放弃传统的面面俱到式的人物传记研究法,

另辟新的研究领域,着重探索了爱默生的多元思想,先后完成并出版专著《政治人物爱默生》(*The Political Emerson: Essential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Social Reform*),《精神领袖爱默生》(*The Spiritual Emerson: essential writings*),《文化使徒——作为布道者和演说家的爱默生》(*Apostle of Culture: Emerson as Preacher and Lecturer*)以及《爱默生和他的生活行为》(*Emerson and the Conduct of Life: Pragmatism and Ethical Purpose in the Later Work*)。这些论著为爱默生的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贵的一手资料和客观的评述。

有关梭罗研究,从数量上而言少于爱默生研究。归结起来,原因有二。一是相对于爱默生,梭罗不是超验主义的领袖人物。他一生深居简出,极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不像爱默生那样游历演说,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梭罗在世的时候不太为世人所知,逝世后才慢慢为世人知晓。二是梭罗在世的时间比较短,他的超验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不多的专著里。梭罗生前出版了《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和《瓦尔登湖》,在他逝世后爱默生和梭罗的侄女整理出版了梭罗的其他作品。梭罗研究多与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那部不朽的名著《瓦尔登湖》,是他本人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史密斯(David C. Smith)的专著《超验主义漫步者:梭罗和自我的寻找》(*The Transcendental Saunterer: Thoreau and the Search for Self*),比克曼的(Martin Bickman)的《瓦尔登湖:易变的真理》(*Walden: Volatile Truths*)和史奈德(Richard J. Schneider)编辑的《如何阅读〈瓦尔登湖及其他作品〉》(*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oreau's Walden and Other Works*)等都以解读作品为切入点,将作品赏析与作家思想分析紧密结合,讲述了梭罗的生活轨迹,论证了梭罗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超验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研究包括罗宾逊(David Robinson)的《钱宁作品集》(*William Ellery Channing: Selected Writings*),综合论述了钱宁的思想和作品。科林斯(Robert E. Collins)的专著《西奥多·帕克:美国超验主义者以及评论集》(*Theodore Parker: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 a Critical Essay and a Collection of His Writings*)。玛格丽特·富勒研究以科恩费德(Eve Cornfeld)的《玛格丽特·富勒传记》(*Margaret Fuller: a Brief Biography with Documents*)和布莱查德(Paula Blanchard)的《玛格丽特·富勒:从超验主义到革命》(*Margaret Fuller: from Transcendentalism to Revolution*)为主。爱默生的姑妈玛丽·穆迪不是超验主义者,科利(Phyllis Cole)在《玛丽·穆迪和超验主

义起源：一部家庭历史》(*Mary Moody Emerson and the Origins of Transcendentalism: a Family History*)里记录了唯一神教信仰者玛丽·穆迪的生活，为爱默生家族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二、超验主义的综合研究。爱默生和梭罗是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整场超验主义运动。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超验主义研究过程中，很多超验主义研究者倾向于对超验主义做宏观的研究和整体的把握，哈毕希(Robert D. Habich)编著了《超验主义和西方的使者》(*Transcendentalism and the Western Messenger: a History of the Magazine and Its Contributor*)，梅尔森(Joel Myerson)先后完成了《美国超验主义者》(*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s*)和《超验主义者论：研究与批评纵览》(*The Transcendentalist: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凯梅诺(Kenneth Walter Cameron)还编著了《超验主义后记》(*Transcendental Epilogue: Primary Materials for Research in Emerson, Thoreau, Literary New England,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Theology, and Higher Biblical Criticism*)。这些论著收集和整理了有关超验主义运动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和图片，综述了超验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历史和各代表人物的思想进程。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科斯特(Donald N. Koster)执笔了《超验主义在美国》(*Transcendentalism in America*)，弗罗森汉姆(Octavius Brooks Frothingham)也完成了《超验主义在新英格兰》(*Transcendentalism in New England*)。他们将超验主义置于宏大的文化背景下，深刻具体地探讨了作为文化运动的超验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与此同时，有关超验主义研究的辞典应运而生，莫特(Wesley T. Mott)编写的《超验主义人名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ranscendentalism*)和《超验主义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ranscendentalism*)是这类研究成果代表。

三、跨学科、跨文化的超验主义研究。超验主义运动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等领域，为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提供了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模式。探讨超验主义的自然观、政治观、经济观等，解读超验主义的文学、文化内涵，是超验主义研究的又一个课题。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自我与社会组织》(*On Self and Social Organization*)、罗斯(Anne C. Rose)的《作为社会运动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 as a Social Movement*)以及梅茨格(Charles Reid Metzger)的《美国的超验主义美学观》(*The Transcendental Esthetics in America: Essays on Emerson, Thoreau, and Whitman*)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超验主义思想中的异质因素及其对超验主义的影响。

超验主义研究专家布依尔(Lawrence Buell)早年的专著《文学的超验主义》(*Literary Transcendentalism: Style and Vision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和桑伯恩(Franklin Benjamin Sanborn)的《康科德地区六十年,1855—1915》(*Sixty Years of Concord, 1855—1915: Life, People, Institutions,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in Massachusetts, with Memories of Emerson, Thoreau, Alcott, Channing, and Others*)、《超验主义和文学中的新英格兰》(*Transcendental and Literary New England: Emerson, Thoreau, Alcott, Bryant, Whittier, Lowell, Longfellow, and Others*)深刻解读了超验主义的文学性和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和发展。另外,拉雅帕蒂(J. P. Rao Rayapati)在《早期美国对印度吠陀哲学的兴趣》(*Early American Interest in Vedanta: pre-Emersonian Interest in Vedic Literature and Vedantic Philosophy*)探讨了美国文学对印度吠陀哲学的接受。克里斯蒂(Arthur Christy)的专著《美国超验主义中的东方主义》(*The Orient in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 Study of Emerson, Thoreau, and Alcott*)从文本出发,阐释了爱默生、梭罗对印度哲学、佛学和中国儒家思想的接受,以及东方文化对超验主义和美国精神的影响,该著作成为研究超验主义与东方思想关系的里程碑。后来的威斯路易斯(Arthur James Versluis)在《美国的超验主义和东方》(*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nd the Orient*)中,从比较宗教的视角出发,系统地探讨了超验主义各个代表人物与东方思想的关系。

国内的超验主义研究开始于上世纪中期。徐迟 1949 年首先翻译出版了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时并未引起关注,直到 80 年代修订再版,《瓦尔登湖》才逐渐进入国人的视线。此后,梭罗和爱默生的作品相继被译成中文。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的超验主义研究已成果初现。检索 1995 年至 2010 年的相关学术论文,中国期刊网收录达 400 篇之多,大致可分为三类:1. 文本分析型,通过解读文本来阐释一个或多个主题,如《泛舟河上,驰思万里——评梭罗〈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陈凯,《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 4 月)、《论爱默生〈论自助〉中的超验主义》(赵纬,《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0 年 5 月)、《崇尚自然:梭罗〈瓦尔登湖〉的审美价值》(卢凌,《安徽大学学报》,2003 年 3 月);2. 作家评介型,分析作家的自然观、宗教观或政治观等,如《爱默生自然观的重新认识》(魏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 4 月)、《梭罗的自然思想及其生态意蕴》(苏贤贵,《北京大学学报》,2002 年 3 月);3. 跨文化比较型,如《肖邦的〈觉醒〉和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李晋,《国外文学》,1998 年第 4 期),

《爱默生与孔子》(李鑫华,《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从孔孟和梭罗看中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舒奇志,《湖湘论坛》,2000年第3期)、《特立独行:在中国现代语境中接受梭罗》(曹亚军,《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9月)等。

综上所述,短短的30年间,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同时,还注重以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观察西方文化,对两种思想和两种文化做综合与交叉研究。1996年,钱满素先生出版了爱默生研究专著《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该论著以个人主义为切入点,系统论证了爱默生思想的形成及其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观点明确,材料充实,是中国大陆首部超验主义研究力作。台湾学者陈长房先生的专著《梭罗与中国》是作者多年研究梭罗的成果,该论文集包括梭罗和中国道家思想的比较、梭罗作品中的孔子形象、《瓦尔登湖》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梭罗与东方文明的关系等,富有见地,很有启发性。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世界范围比较文学的发展影响了超验主义研究。超验主义包含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文化因素。有关超验主义的研究由单纯的文本分析到东西文化语境下的比较研究,研究空间在不断扩大,研究主题也日趋多样化。在比较文学视野中研究爱默生、梭罗对《四书》的接受,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超验主义研究,解读超验主义,为东西方文化对话提供一个范例。

为了系统全面地研究超验主义,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拟运用四种方法:

一、影响研究的方法。影响研究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学交流与影响这一事实基础上的,事实联系是影响研究的前提。所谓“事实联系”,就是指影响接受者与影响放送者之间的联系,即国家民族之间存在文化交流和作家接受外来干涉文化影响的客观事实。^①

二、平行研究的方法。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其特点如下:不像影响研究那样注重历史的考据和文学现象

^① 刘献彪、刘介民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第48页。